

浚底泥的排放问题,确保万吨级货轮通航和即将建成的关港码头的正常使用,交通部于1988年底与市政府商定,联合投资建设黄浦江第三排泥系统工程,由上海市负责南汇县海滨东滩排泥场的建设。按某设计院方案需投资4326万元。在审定这一设计方案的过程中,老董依据有关咨询材料,多次书面反映采用中潮滩围堤方案,投资大,效益差,建议改用在高潮滩二次围堤,以节约大笔投资。但这一合理化建议一直未能引起重视。

1990年2月,董世成上书市人大常委会,建议组织多方专家对这一项目的两种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不料,很快被市有关部门否决了。但老董毫不气馁,在4月召开的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以人民代表强烈的责任感,批评市有关部门不顾投资多少,仅组织单方论证的草率做法,再次向市政府领导建议组织多方专家进行评估。

由于老董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市有关部门于4月19日终于同意委托市投资咨询公司组织专家对这一项目的设计方案进行评估。经过3个多月的论证和比选,最后作出结论:高潮滩二次围堤方案,能发挥种青促淤效应,具有节约投资,施工方便,缩短工期等优点,建议采用。按论证意见修改设计方案,共节约工程投资近1200万元。目前,排泥场这一重大市政交通建设工程正在紧张建设之中。

议案状元

1988年4月,董世成光荣地当选为市九届人大代表。三年多来,由他牵头向市人大提交的议案共19份。一则新闻报道说,若在800多位代表中评比“议案状元”,恐怕非他莫属了。

翻开老董保存的一份份议案材料,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议案内容大多集中在经济方面,如开发浦东外高桥、搞好大中型企业、清理三角债和加强财税工作等等。或许是长期从事财税工作的缘故,老董有份内、份外事都爱管的癖性,如今他受聘在市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管“闲事”的范围更广了,触角更敏锐了,工作也更忙碌了。

近几年,上海市上马了一些重大市政建设项目,有些企事业单位趁动迁之机“捞一把”,致使工程造价尤其是前期拆迁工程费用猛增。为加强管理,制止这一现象的蔓延,老董自1990年底起开展了专题调查。经测算,“八五”期间南浦、杨浦大桥和地铁等6项重点工程,前期拆迁费用占总投资的比重平均为29.2%,比八十年代初上升9.2个百分点。其原因主要是拆迁企事业单位的厂房、设备,缺乏统一的计价和补偿标准;征地拆

迁、安置劳动力等费用上涨幅度大;工程预征土地过多,支出增加;对前期拆迁工程费用缺少审核,虚报少支问题严重等等。

去年4月21日,老董在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与其他9位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改完善市政拆迁管理办法的议案,提出:单位拆迁按现行造价扣除实际使用时间的折旧计算,征地拆迁、安置费按消费品物价和原材料价格指数补贴,市政公共设施如绿化等一律不予赔偿,制定市政工程前期费用的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市政动迁补偿评估仲裁小组等具体建议。

俗话说,功到自然成。同年7月19日,市政府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老董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基本被采纳,复杂的拆迁补偿问题从此有章可循了,他兴奋地露出了笑容。

董世成为国理财的事迹,一时难以尽述。何况他还在用忘我的工作继续编写着一则则全新的故事呢。

扎根山区的城里人

——记湖北省农税创优先进个人占红

邹德智 李万清

栗溪镇栗树满山坡,溪流穿深谷,是荆门市最大的山区乡镇。

占红20岁从部队复员回家,被分配到市财政局工作。局领导对他讲:“贫困的山区需要建设需要人,你又正年轻,先去干两年吧!”占红就这样到了栗溪镇财政所。

所里同志以为他是来镀金的,城里的同学战友认为他吃不了那份苦,不到两年就会吵着出山。父母兄长则希望他在山里扎扎实实干满两年,再体体面面地回城安居乐业。

两年时间快到了,老局长信守诺言,专程进山找占红:“你想回城的话,我们马上就安排。”“山区财政工作难度较大,人手又少,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就这样,占红继续留在栗溪。7年了,山里人纷纷涌进城市,他却几次放弃出山的机会,并且不顾双亲的反对,动员新婚妻

子放弃城里的工作落户栗溪。占红就象那栗树，顽强地扎根在深山。

如今，27岁的占红，主持栗溪镇财政所的工作已经5个年头了，是荆门市最年轻的财政所长，最近他又被评为全省农税创优先进个人。

占红刚到栗溪时，所长就安排老罗同志带他到20公里外的铁坪村征收农业税。由于该村地处偏僻，根本没有通车路，他们只好以步代车。从未跋山涉水的占红，脚蹬一双城里人的“火箭式”皮鞋，不大功夫，脚就磨出了水泡。好心的老罗拾了根树枝给他当拐棍，他便一拐一跛地翻山越岭。二人在山里奔波了17个小时，深夜方归。“城里人”占红首次尝到了山乡财政工作的艰苦。

第二天，占红换上一双军用胶鞋又出发了。在山里连续转了五六天，他没哼一声苦叫一声累。占红乐于吃苦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赢得了同行的赞许。大伙说：“他倒真象条山里汉子！”

光阴荏苒，占红逐渐适应了山里人的生活习惯，成了名符其实的“山里通”。在工作上，他从住村包点到搞农财收农税，再由于商贸到管预算，所里所有的工种他样样干全了，并且都干得有板有眼。于是，他成了所里难得的顶梁柱。1988年秋，占红被提升为所长，开始主持所里全面工作。

此前一年，栗溪镇一分为三。为照顾新成立的马河镇、姚河乡，“老大哥”把镇里的主要财源让给了两个“小兄弟”，留下40多万元债务。财政收入基数由过去每年120万元降至39万元，要应付每年必须的50多万元财政支出，其难度可想而知。面对这种状况，占红不畏艰难，横下心来狠抓财源建设。经过调查论证，他写出了《栗溪镇财源建设规划》，着重阐述了培植长期财源和近期财源的关系，强调利用山区优势发展绿色企业，建立长期财源；在以引进山外优势和输出山区资源为山内外服务的基础上，抓好乡镇企业，培植近期财源，并详细绘制了发展蓝图和实施方案。这个规划很快得到镇委、镇政府采纳。经过几年的开发和建设，全镇发展了农林特生产基地86个，总面积达8000多亩，仅品种就有21个。目前，部分品种已经受益。同时，沿袭了几千年的山区自然林即将被速生生产的人工经济林所取代。这些将成为栗溪镇摆脱财政困难的强大后盾。

在培植财源上，占红善于从宏观上为镇领导出谋划策，也肯下气力在微观上真抓实干。镇彩陶厂组建之初，他积极协助厂里筹资金，购设备，跑技术，搞推销。后来，又想方设法筹资10万元，支持彩陶厂扩建第二条生产线，帮助企业培训财会人员，完善财务制度，加强经营管理，使其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增强。去年，该

厂生产的生活日用陶、园林建筑陶、工艺美术陶和包装陶等4大类型的彩陶，共有180多个品种，其中有两个品种获省优产品称号，年产彩陶达200万件，实现产值180万元，创税利20万元。

一年不如一年的镇办水泥厂，1990年被迫停产。500多万吨优质方解石和上百万元的固定资产被闲置山脚下，近百名工人失业。1991年初，占红与厂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解剖了企业致亏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设备陈旧，管理落后等，导致生产的产品成本超过了市场零售价格。通过市场调查，他们得出了“企业前景仍然可观”的结论，而关键的第一步在于更新生产设备。在镇委、镇政府支持下占红立即赶到市财政局汇报求援，借回10万元周转金。然而，对于久旱未饮的水泥厂来说，真好比杯水车薪。于是，他又多方努力，协助该厂从外地几个单位收回拖欠贷款30多万元。停产一年的水泥厂终于起死复生。今年，该厂至少可产水泥1万吨，产值可达140万元，当年可创税利30万元。

穷乡生财不易，深山聚财更难。去年初夏，从京山县前来插旗村茅湖冲承包香菇种植的王安保兄弟俩，赚了钱却未交税。占红接到群众举报后，和三位农税员赶到偏僻的茅湖冲。见到正在翻动菇杆的王氏兄弟，就耐心向他们宣讲税收法规，请他们依法缴纳农林特产税。对方答应马上到房东家取钱来交税，可一去两个多小时没回转。原来，他们早从后门溜到山林中躲起来了。他俩考虑到承包的香菇最后一批也成熟在即，只要躲过今日不交税，明天趁早采收就开溜。没想到，占红也猜透了他们的心思。次日清晨，占红和3位农税员出现在他们面前。没办法，他们只好如数交齐了税款。

目前栗溪镇的财政尚不宽裕，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但人们通过考察这里的财源建设进展状况，不难看出山区财政振兴的希望。占红之所以把根扎在这里，就因为他想把这希望变成现实。

